

T5419/0160(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慎修堂集卷之四

河汾亢思謙子益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序

睦鄉三約序

△少時則見先師鳳臺張先生之守吾郡也尚
清淨勤撫恤不求赫赫聲而獨以化民善俗為
先務△時執經侍門下先生成安人因時時為
△言成安之俗猶有淳古風私心識之頃來二
十年每飲食未嘗不在成安也癸丑秋先生從

慎修堂集 卷四
子太學生待聘訪余都亭亟以厥俗詢焉則曰
吾邑也瘠比復數不登俗視昔亦稍異迺邑侯
楊君至慨欲挽而復之下教曰邑俗之救蠹之
寔自奢始也爾其必戒於奢又曰邑俗之變倡
之必自士始也我今申教於士躬帥令諭日孜
孜不少休閒復出家食時所輯睦鄉三約以示
則吾士若民近亦駸駸然向風矣居無何張君
手一編過余曰茲吾侯之約也邑博諸生欲刺
以傳敢請一言冠諸端可乎余惟程子有言曰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而後儒又曰賢
才者正俗之本也夫上行下效謂之風衆心安
定謂之俗俗之末救也無庸於約也俗趨於救
以習而安焉昏競胥成以為不如是則非矣故
雖辨智弗能諭也強毅弗能制也重賞弗能勸
也嚴刑弗能止也不有以約之其人之極將何
底止耶然約之云者豈束縛之謂歟之若所謂
徂詐愚民之術哉牖其秉彜之善則本體可明
辨以淑慝之利則從違曰示以進修之目則

百姓可能夫明則不亡於錮習定則不即於匪
彝百姓與能明民宜而不心猶之止鵠立而審
固者望而之也輿衛閑而奔逸者望而止也俗
之正也奚有哉世之司牧者吾惑焉貪夫儉士
已矣稍知自好者率竭神於簿書期會之間而
以能吏稱者亦視化民善俗為迂務噫俗之日
趨于下也猶水之日趨于壑也奚怪哉楊君為
士而能施其約於鄉為令而能達其約於邑固
已占其有以異夫人者且三約之目惇典遵

制則古鑒今於約之義有協焉而其言曰成安
之鄉即吾之鄉成安之民即吾之子弟噫有味
哉是固其約之所以行耶夫燕趙古稱多感慨
悲歌之士蓋易以化者而楊君復善於化有如
是成安之俗安知其不復若先師之所稱哉余
重違張君請且嘉楊君之約也樂為序以期之

念初堂集序

念初堂者予師 穉川先生居業所也先生遜
志道真雖位履清近志慮未始斯須去是堂同

門之士輯先生之文因以堂名稱之云門人亢
公曰夫文曷為而設也以顯道也道本諸人心
察諸天地而求端之用本於存誠惟誠之存也
則詞罔不修惟詞之修也則道因以顯是以聖
人貴之焉昔七十子之服孔子身通六藝矣稱
其教者曰文行忠信焉耳蓋忠信以植基學文
以探博力行以反約道所以萬世無弊也微言
既絕大義遂乖有宋諸儒奮起以續其傳誠敬
踐履道罔或殊今其文具在蓋彬彬然盛也傳

遠失真或流徇末近世儒碩亟自其偏以拯之
漸傳漸異其敝也崇高虛逐超悟棄傳記騰說
詞從心所欲而自信焉夫三才萬物之理心身
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稽古以正之猶懼夫莫
能知其要識其微顧乃以空談相高以簡佚求
便曰道在是也非不出戶庭而自詭周覽乎萬
區為方圓而舍規矩自創耶先生弱冠志道總
挈羣言承濂洛之餘緒泝周孔之淵源出而盡
交一世之英上下其袞議反而體究諸心身深

造以道蓋卓乎其有所得也於是慨然以忠信
踐履為坦途思挽一世而同之故或代之為
綸言敷之為訓誨或施之於政令或講之於友
朋以至退息雅言出玉游衍莫不即事以弘道
因顯以闡微洋洋若參前倚衡也然而折衷百
氏羽翼六經奧衍宏源精微炳蔚粹然成一家
之言先生豈後志於文以求顯哉蓋深於道則
文不期工而自工反是者能然耶江河之水望
海而趨滔滔東注也衝底柱絕呂梁浮灩澦匯

東陵油然而行淵然而留勃然而磅礴洶湧淪
漣宛轉逆折滌迴橫流奔放異態殊形蓋若游
龍奔驥華轂御雲而莫可名狀天下之至文也
然豈有求於文哉出之也有本會之也有歸順
流坎止而文生焉溝澮以雨集而盈亡何而涸
詎足為文耶先生既以顯道作人為己任典教
兩雍語胄子日孳孳忘其勞時人始而以為卑
既而動終而莫不信且悅高虛之習若驅而遠
焉者么又聞學士長老言先生孝弟於家信於

情修堂集 卷四 五
友惇禮義於鄉鄉之人從而善良者衆也是又
可見忠信之道為人心之同矣未及先生之門
者得是集服膺而不釋道其庶幾乎道其庶幾
乎

刻易象解序

殿院右河楊公以嘉靖丁巳冬監臨中州公經
術淵邃夙以理學擅名既昭憲布度域中嚮風
迺時時與諸生辨丘索之微言究聖哲之心法
慨治易者之惟以其詞也乃曰聖人立象以盡

意繫詞焉以盡言言豈聖人之得已哉忘象而
求言易其可見耶遂出微山先生易象解授諸
生曰說象者莫辨乎是矣其慎習諸仍屬開封
郡寮考正雕梓布諸學宮焉刻既成公序之曰
易之興也庖羲氏肇其畫文王周公繫其詞豈
惟著天地陰陽之變已哉神道設教思以通志
而成務耳故剛柔摩盪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
比物辨類本其象以斷天下之疑焉夫人更三
聖世歷三古易道備矣故孔子刪正羣經垂式

來祀於易惟贊之以無容加損云爾乃費氏移
易古訓王弼效而尤焉失三聖之旨矣夫畫本
天地自然之理詞著卦爻自然之象聖人豈寓
言而外鑠哉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大而日月星
辰之運細而鳥獸草木之名其擬之有所自其
推之有所施故理以象明詞由象立占由象決
要在神明以默成之耳世儒之疎者例以詩之
比興謂率無所自來其泥滯者必欲究其因至
強牽妄附以求合無惑乎得象忘言辨吉凶成

亶亶者之不多見也微山先生玩詞而必求諸
象觀象而必求諸心考占而要歸於聖賢君子
之道明而不鑿微而不隱至近而不俚有味哉
其言乎昔孔子讀易至於韋編三絕廼曰假我
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微山靜處數十年
心未始斯須不在易固宜於象超悟如此也夫
象者易之始詞占成之終耳近代學者以業舉
而後治經故溺志文詞置圖象於不講非逐末
耶右河公刻是以弘訓猶飲河者而示其源適

越者而南其指豈非以知本惠諸生哉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觀是又可以知政矣

刻西行集序

國家統一函夏奠秦隴為西垂河山旋繞環接誠要害區也迺創為茶馬之法制命壯兵威睿畫神謨卓乎邈矣仍歲命名侍御持節臨之嘉靖甲寅東甌斗城孫公奉特簡以往公踰河浮渭陟岷隴之顛涉洮湟之野咨諏糾壓者再閱年丕振風猷三秦寧一而凡肅

防教法感物對時即敷布訓詞從容篇什鞏守吳子輯之總一百五十二篇彙梓以傳徃得而讀焉聲和而義正詞約而意不窮洋洋乎大雅之徽音西京之矩度也夫自西土肇開世代綿遠地形習民隱土風紛綸衍溢雖更僕未易竟也顧開卷而恍若目前不啻履其域而身親其盛且經世之規軌物之度闡微之哲及物之仁與夫友朋之誼比類而理形觸機而趣發卒澤於道德性命炳如也非學植根柢道見宗旨

能言有序而政有恒若是哉昔司馬子長歷覽名區而文益奇公之文固無俟河山之助而河山之勝謂不因公益彰耶鞏本字多訛汴左使葵山鄭君校刻于省齋曰茲公觀風之餘也然論學者可以達原論治者可以識體豈惟以詞哉讀者當自得焉

河南鄉試錄序

嘉靖戊午秋八月寔天下鄉試期其在河南則監察御史某監臨之肅憲振猷章程畢正豫飭

所司展采錯事罔弗虔迺延某偕某主校文某惟豫為天地之中義黃殷周之所都也我聖祖統天駐蹕旬時計圖定鼎我皇上龍飛大狩三幸茲邦渥惠洪霑奎文敷錫昭曠之典蕩蕩莫名焉每竊念是邦人士何幸親炙聖人之化若是哉期耳目其盛未之能也茲應聘而來渡河洛之津瞻崧高之嶽涉古莘之野陟圭測之臺迺嘆曰是非圖書之符會申甫之鍾英伊尹周公之所以發祥而奮績者

耶河山之美固宜我聖祖皇上屬車首幸
皇澤先加也謂無豪傑士應會而生者乎既
入簾得多士之文縱觀之則見其探研經義揚
推古今其文詞敷發精華彪炳然而有章其
旨趣中涵雋永悠揚恢恢乎而莫可盡約之於
仁義道德之奧不違也則又嘆曰多士之文彬
彬然盛矣非親炙聖人之教而能若是耶廼
遵制額拔其尤者八十人焉雖然文則盛矣
選則精矣多士由茲進矣亦圖所以踐若文否

耶昔孔子論文以猶人自居而以躬行君子自
歎他日傳易則曰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
詞之修者文也躬行之業舍立誠奚以哉我
國家以科目舉仁賢無心若造化至公若權衡
我皇上以閑道訓儒林統一乎帝王成能乎
天地天下士爭自濯磨以祇承鴻化矧是藩
又數觀耿光固宜懷誠砥厲率四方而先也
今多士之文類能發河嵩之秘紹羲黃伊旦之
傳庶幾乎瓌奇儻聖世之英矣然特文焉

耳躬行以茂業立誠以飭躬非主司所厚望耶
粵稽訓誥諸篇固伊周之文也夷考其行若左
券相符焉非誠立爾耶今多士擣咫尺之詞際
亨嘉之運異時且奉大對服庶僚矣將無

持今此之文質厥成者耶夫誠者善之宗立誠
者行之紀故靜言而庸違色莊而內荏有初而
靡終皆誠之棄也君子議道自己期有所建立
無貳厥心必不以紛華悅不以患害移居廟堂
則奮其庸守疆場則宣其力列藩服則保其民

樹德業於當時垂聲光於來祀質今此之文罔
或謬焉斯無負河山之勝克對乎聖教之隆
矣若曰弁髦其文詞二三其心志則豈惟主司
者不欲聞將山川亦舍之矣公不佞忝執事是
貳樂觀多士大業是居也多士豫之哉

河南戊午同年齒錄後序

中州戊午之舉士也大巡右河楊公寔監臨之
既錄其名與文獻于朝布于寰中矣登明選
公士莫不欣欣然慶也蓋以名第為甲乙焉越

旬日諸士循往迹胥會于大梁之講堂問年明禮又莫不融融然和也則以齒次為後先焉已迺列名類族輯錄世傳乞言於右河公既訓之詳矣復欲余言繼於後余惟遘會而彙征者進之同也藏器而需時者遇之異也崇齒以相序者會之嘉也是故嘉會以修禮秩禮以明倫是豈爾諸士之私哉 國家闢膠庠樹師長期明乎此而已是非諸士所習聞余私心之所獨切者乎夫異其邑井而藝業同錄於主司友朋之

誼也聯異姓而比之油然而意氣合坦然而形迹忘非兄弟之好乎兼二倫以為同寔自今日始矣久要於後詎宜有不同者耶昔孔子之論士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言倫異而道殊也傳易之同人則不於語默出處之異而惟其心之同至曰斷金如蘭焉是可以見君子之同矣世之為同者吾惑焉車必挂鞶席必交衽同于迹也進則相依退則相拯期集則相徵同于俗也君子不同于迹而同于心不同于俗而同


于理是謂大同矣未及焉者毋亦由怡怡切憇之道而深造於出處語默之宜爾乎粵稽若鄉有先正焉彼其隨時太中從游茂叔蓋昆弟而友者也迺居敬窮理求端或異矣而踐履之敦篤則同和易嚴毅資稟或異矣而造詣之純粹則同顯明退處潛見或異矣而救世之誠切則同或著書未及或文章傳世制作若異矣而所以振百代之沉迷則又同引伸而觸類謂有不同者蓋寡也民至于今稱兩程夫子者莫敢重

輕焉是則君子之同也諸士產其鄉讀其書相率而同其人斯無負乎求同之會矣夫志專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善立而相摩然後德日進而無疆余樂觀諸士若君子之同也謀始要終爰為忠告焉

河南武舉錄序

嘉靖戊午秋八月大巡右河楊公既校中州之文士拔其俊異者舉之矣得人勸士之盛疇昔罕儷也再閱月當武舉期預飭諸司承德意

慎規條密防範乃合中州材武之士都肄于郊
亭簡其騎射之若于度者終策之拔兼長者四
十六人升于司馬焉是科獲終三試之士倍往
時所甄錄者皆其尤也時大中丞陽華章公敷
教詰兵輯寧疆域凡境中以武力稱者招延訓
習士罔不桓桓然思奮材勇為盛焉事竣故有
錄公廼序之曰自昔三五聖人制書契察萬民
垂衣以治矣而門柝孤矢之制弗敢後焉者蓋
修文以經邦飭武以戡亂道未始廢偏也我

國家監古興治並立文武之科外焉 命耳目
之臣旁求其良以升于 朝堂內焉 命股肱
之臣甄別其良以列于中外英賢竝進威惠旁
流二百年來保 鴻業而樹駿功者率道是致
矣然頃者  未靖我 皇上思得熊羆之士
推轂而寵綏之顧茲邦未聞有請纓獻馘為
國家建殊勳者將中州之士未足以語武耶公
嘗南踰隆中訪諸葛之廬北出湯陰式武穆之
里未嘗不喟然而嘆曰是河洛之彥忠貞不二

心之臣也安得若而人者遇而上下其議論乎
迺今讀諸士之文皆知本古法則前賢習變化
闔闢之方發之於儒雅文學之業庶幾乎二公
之遺民矣異時且建大將之麾專師中之託下
馬者或取一障而乘之其所以率先士卒摧敵
廓清者能充今此之言否耶夫草廬數語落落
難合出而跨荆定益若取諸寄祁山討賊漢祚
為延馬挽強命中應募中山謀定在心之談聞
者感動矣卒之精忠鼓舞兩河響應二公所豎

立暴白於天下視其言如符節合也諸士耳目
所習知謂無能尚論而究其微者耶嘗聞之忠
貞不貳者戡亂之基也籌策宏紆者窺敵之柄
也擊技絕類者制敵之樞也二公修此三者而
全焉故不直為百世戎臣師已矣迺運值式微
厥施未究今諸士生明聖之時應材武之選
行分疆場之司矣誠志有所奮則業必可崇策
有所圖則時必我用技有所異則上必我求所
遭之易視二公殆什一於千百也忠貞積於中

而大作於外樹偉績於當時流聲光於來祀斯
無負於熙朝遴選之意克對乎中州之英矣
諸士其懋諸

刻同年序齒錄後語

甲午之試同年六十有五人既被遇我艾峯
先師舉於鄉矣乃循故實修齒會刻小錄以傳
焉胥請于先師先師曰始進之士敦朴尚質以
古昔自期者上也汲汲表暴抑末矣紀年以明
齒紀字以順言古之道其庶幾乎同年胥拜手

曰敢不祇若吾師之休命倏爾三十年聚散
無恒出處互異而化為古人者遂三之一矣金
溪劉兄以己未上南宮與諸兄集都亭下乃即
舊錄而增之稽世系敘天屬列子姓著宦履萃
而為編欲資世講緘寄于公謹受而徧觀之則
凡我同年行業聲華燦然具備精神意氣恍若
晤語於一堂追懷今昔為之撫卷低回悵然莫
已云夫昔之舉也合三晉之英一旦而錄于主
司出則聯鑣退而共室論交道志抒素忘形是

豈偶然之值哉當時少年氣盛自謂此樂可恒
有也一行解散率數歲始克一會聚每聚則雲
譎冰釋可慨者比比焉即更數十年後之人奚
從而知耶夫始之以同錄之英而終於後人無
從而考焉友道衰矣故詳稽備錄使傳之各子
若孫俾知吾徒之始進以正也如此相與以道
義也如此久要而不忘也又如此覩先烈而崇
世誼謂無油然以興者乎夫敦朴尚質先師
之訓也所以端夫始論世垂遠諸兄之舉也所
以厚夫終是皆古之道也交濟而互發者也遂
躬為增訂刻寘家塾中俾我同年之後人得有
所考焉

守魯先生遺稿序

余束髮就學則聞里中有守魯先生者隱君子
也顧方浮湛黨塾未及識而先生歿矣然里人
時時能道先生之懿又得詩若干篇讀之愈想見
其人既壯登朝日與先生仲子祠部君遊廼
習聞先生之蘊藉焉祠部彙先生詩若干篇付

諸梓示余屬以序余聞之語曰詩能窮人又謂詩窮則工夫詩以敷暢性情心之發也窮與仕奚損益哉巖穴之士采榮獨往肆其胸臆類為苦寂踔絕之語以養名卑者憤激侵訕以動衆駭俗殆怒鄰詬坐之為矣謂性情之正然耶先生吾閩世族自唐宋以文行稱入國朝用科目起家不啻十餘人然皆天下士也乘時奮發各能潤色鴻業勳名並傳宗屬相承治經義取高第先生獨隨侍迺翁方伯耻菴公宦所居縱

使遊學得聞東白一峯二先生微言大義遂抗志道真培養源本視一切紛華榮進澹如也生平孝弟於家信於友勇於義而好仁非求工於詩者情有所感因發於聲音高下之間而悠然之趣自不可掩今觀集中言慕往哲篤彝倫至諄諄不能已時艱民瘼若饑渴厥躬思以拯拯皇皇然迺其詞調和平而旨趣無盡謂非性情之正然耶昔東都以孝廉有道舉仁賢先生隱不忘君貞不絕俗真其人矣顧不樂于仕而所

慎修堂集 卷四
養所負卒於詩焉見非詩能達人哉祠部君庭
訓式似先志茂揚世濟厥美蓋學詩有得矣是
宜刻以傳俾觀者興焉

重刻滄溟先生文集序

代作

余束髮就學則聞歷下有李先生者自關西學
使謝病歸鮑山結白雪樓居退約寡諧比日惟
博極載籍考信百氏發為文詞創意造言不相
假借而抉精剔華揚芬擿藻卓然成一家言得
者以為珍余心嚮往之歲戊辰授任刑曹適踵

先生舊遊省署則聞先生同時有太倉王先生
及三四公郎舍相接志氣相當奮然以古文詞
相倡和大篇短什玉綴珠聯照耀當時于今稱
盛云庚午秋李先生捐賓客音徽未泯我心剝
摧懼遺編餘韻莫或覩其全也迺王先生蒐輯
會萃繡梓於吳門余得受而讀焉喟然嘆曰至
矣哉先生之作乎夫士大夫掉鞅於文囿以著
作見者奚限而議者或予或否何哉以自得之
者希也自得之者以志為帥而氣輔焉六籍羣

慎修堂集 卷四 一
言乃輿衛也帥正則輔強而疏附後先者指使
惟吾無不如意否則襲舊蹈常返為人役矣先
生志超塵溘氣養充大文遡先秦兩漢而本之
六經詩宗太白少陵而先之古體樂府每興至
篇成敏若注射俊詞遠旨疊出層見然率自吐
露其胸臆之奇耳而意所獨到千古俱廢夫志
以言揚氣由志盛先生自壯歲升朝以迨授
檄仕可滯而志不可渝身可叱而氣不可餒何
其充然自得之君子也是宜其履素不忒命代

作程若是哉然工樂府者屈五言切聲律者遺
文業自昔以兼美難能矣先生諸體全備並極
精深或清婉紆徐或奇瑰閎肆或冲古雅或
雋永渾涵探索沉玩若開羣玉之府圭璧森陳
若聆鈞天之奏宮商輯洽良以得由神解匪滯
形聲秀發天機兼弘麗澤誠文陣之雄師詞壇
之飛將也集命滄溟有味哉其言之乎夫滄溟
之紀于東也弘往納來噓喻百川故能含滔日
月闔闔陰陽龍魚隱現雲氣呈華煥乎天下之

至文焉稱名取類淵淵乎其當哉頃集版在南
北方之學者欲得恒艱余乃翻鏤于郡齋夫河
東北枕并燕東連齊魯而雍豫則接比壤也提
封襟帶道里適均布濩流行四達較易北州人
士得徧觀而盡識之謂無勃然興幡然改被服
揚摧駸駸然涉其淵源者乎噫九京可作茲固
李先生樹赤幟以盟主中原意也梓既竣工爰
述所以刻者如此

兩溪先生奏議序

兩溪先生今左司馬兼御史大夫洪都萬公也
先生以節鉞莅三關不數月旌旗壁壘生色改
觀將吏士民鼓勇思奮而庶司百執事祇循約
束罔或寸尺踰違飭厲振揚之績隱然金湯之
固矣君子知不足憂云初頻歲窺塞下
狙伏驚發邊人罕寧居天子深念之時先生
筦兵樞侍左右矣輿議以禁中頗牧莫或
先也天子乃臨軒授鉞寵異以行焉先生既
受命疾驅莅所治方潰垣入欲犯關南先生

令民皆入城壁以貲畜隨堅壘浚隍挫其鋒勿
與戰簡梟俊禽敵之士分伏要害乘其歸既
不得縱焚掠如所料道遁將士咸奮扼于險先
生躬援桴鼓率吏士而先之斬首百餘級大
敗歸關南遂晏然寇初入也先生首疏上情
兵狀既乃別勇怯覈功罪居無何即遍歷關塞
相亭障緩急問兵民疾苦與之究今時之所宜
先封事復十餘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臣皆
是先生計讀者嘖嘖稱嘆自以為不能及也吾

晉大叅閩南陳君從先生出入塞垣久謂先生
匡攘之大畫凡身所勞者晉人幸樂觀而衣被
之矣乃敷奏之徽猷是先生之心所勞者晉人
未易知也遂彙刻以傳授簡於公俾得遍誦焉
公廼拜手颺言曰美哉淵乎先生之為吾晉慮
患深而計畫當也其千百年之固乎夫藩籬

畿甸慎固皇居三關之扼塞視上谷雲中曷
異哉鎮西諸隘長城之故蹟猶存偏關孤峙則
接軫矣始事諸臣類以雲中為屏蔽且去

內地非遙也故屯防條置視二鎮畧焉數十年
來屏蔽不可資矣選兵設守視昔稍詳而計
復屢屢變矧逆豎逋逃愁於寄託回視室廬親
戚曷嘗頃刻忘哉誘悖逆導內訌一履舊
遊則隙突叫囂以自炫耀是其情可易談耶議
者徒持往牒謂三關為遠晉陽為緩計左矣先
生以天子帷幄柄臣廟勝素定故受計未數
旬諸所起衰補廢擿伏省微莫不秩然備犁然
當也雖久於其域專於其事者使繕治緒正之

能若是耶夫建非常之業者負非常之識者也
非常之識豈常人可與能哉先生旁燭遐觀崇
論欲議不守文牽俗以近利苟安諸所條列便
宜率止於未形防於未發符於衆志適於兵機
要領區分條目畢舉猶倉公視疾調百藥齊和
之所宜而元氣不耗屠垣所擊衆理皆解而芒
刃不鈍也探昭曠之原破拘攣之議所謂非常
之識不於是見乎故讀功罪諸疏見刑賞之公
焉讀善後諸疏見經綸之密焉於賑恤於守令

見厚下之仁焉於擇將於懲貪見察微之智焉
於足營伍於補什器見務實之誠焉要之則不
欺不二慮遠計深急 國家之務而忘私已之
謀見忠赤之純焉夫惟忠赤之純也故 天子
納其策公卿推其能將校士民鼓舞信從而恐
後也威震乎殊方武暢乎 畿甸釋 九重西
顧之虞可須臾至矣豈惟三關千百年之固已
哉然又聞先生奮起南中倡道豐鎬一時躬
行篤信之士雲附景從今出而當兵本之司主

師中之吉其所以建樹表著又復章焯卓絕有
如此蓋蓄之也富故隨用不窮源之也深故東
注不竭信所負者異也古之謀帥者必曰說禮
樂而敦詩書真知言哉真知言哉

三巡稿序

侍御月巖孫公以嘉靖庚戌 帝簡入蘭臺明
年奉 璽書代巡河隴越甲寅巡粵南已未又
巡河洛公所至即明憲度警官邪奮蹕絕之猷
樹昭焯之烈褰帷問俗窮里鄙縣車轍率周至

則集其耆耆求其欲惡與之圖大者驛聞細者立斷矣而凡目擊心惟景觸意往率發諸詩彙而為稿者三名因方命馬顧編簡各行字多訛舛維時方伯雷君毛君學憲朱君萃為一編校刻署中既竣工乃序曰古先哲王立采詩之官巡狩則命太師陳詩所以觀民風自考正也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矣矧閭巷間耶然今三百篇固在也玩辭繹旨體物會心豈盡民間語哉先正謂作者往往聖人之

徒有味哉其言之也我國家會通古制歲命侍御乘傳監四方蓋以巡狩寄之亦采詩意也然詩無從采矣故擘擷風謠章闡民隱宣之咏訶布之篇什上以獻諸天子下以示諸有司豈非使臣所以對揚王休之洪業哉孫公初巡河隴主茶政控嗜利無忌歛起獸逐邊徼吏士率緣是為奸粵南雖稱沃壤然山海諸巨寇蟠竊連結時時出鈔掠官民莫能制而炎方卑濕北士罕樂居焉中州則天下衝五

民錯處鮮常業廩祿之所需征輸之所督盡地
力不足以充之民坐是困往往習推埋為非且
伏憂隱隱不可即竟治是三方者非貞亮識治
之英皆未易為理也公所莅聲色不露而動中
機宜事各底于理前所謂未易為者若驅而遠
然炎海周行顧獨無所避風猷勳節照映一時
矣而又以其餘緒見於詩故所歷山川之險易
賢哲之風澤夏之禁防今古之興替人民習
俗之異同時序卉木之變化制御寇飭吏厚

下之章程靡不綜括旁通粲然矚列今試諷詠
而求之則三方之撰悉在目前不啻身履其域
目矚其事者洋洋乎義備諏詢辭兼美刺取材
漢魏媲美開元謂可以興可以觀不其然哉故
獻于天子則省方觀民之績彰示于有司則
因俗齊政之善溥循是而考求罷置法勅民安
焉則所以為三方導利者豈以一巡既竣已耶
又聞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曰言其志謂
之詩又曰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

自然公擲翰驅詞鴻篇佇就排抉隱譎塵脫浮靡而暢達之度磊落之襟冲之趣因物吐露神理渾成是非公志之自然者乎夫雅之二頌之三風之正變十有五所以卓乎不可尚者皆出乎天下之自然者也詩而出於自然視古昔之盛奚異哉是宜刻以傳焉

重刻宋名臣言行錄序

宋名臣言行錄者晦菴朱子錄諸臣言行而為集也古有之乎曰未也自朱子始也朱子之意

何居乎曰朱子為世道計至深且遠非僅如所謂便觀覽已也夫自昔創造之君垂久大之規繼成之主茂中興之烈者曷嘗不賴賢哲之佐精白之臣哉名臣往矣其善行嘉言漫傳散布廣求而博采類聚而羣分當時行事之實誠居可見矣蓋言行君子之樞機言而善世為天下則行而善世為天下法苟不善焉雖州里不可行矣矧曰補世教而垂後耶夫自周秦而降以仁義立國而長治久安者莫如宋固曰英君誼

辟之多然非諸賢佐理之力則亦莫之致也今
自茲錄而觀之或疏劄之數陳或燕閒之奏對
或內外之布告或師友之講明以迄寅亮調燮
之施除暴止亂之畧行政莅官之度辭受進退
之宜言行雖殊科然率皆怡然理順斐然成章
剛毅者類果斷而明決和厚者類博雅而寬平
智者則通變以宜民狷者則孤介而特立故能
上有裨於國是下有利於黎民中亦不負其平
生噫誠可謂萬世人臣之儀則矣間雖意見之

或偏張弛之或過特其醇疵優劣之間耳其大
者固不失也夫君子之在側微也自靖自奮孰
不欲修辭以明義勵行以策勳及其見諸用也
利害奪於前得失怵於內其不至於招尤取悔
者亦罕矣矧昭垂簡冊炳若日星而為大儒之
所輯錄是豈易易者哉濟濟彬彬謂非一代人
才之盛耶且宋自藝祖以迄道君蓋幾二百年
矣其間都高位列百司者殆不知其幾也而見
錄者亦僅百餘人耳是百餘人者其可指而議

慎修堂集 卷四
者固多也名世之才明良之會豈易得哉況夫
人言之用舍可以見君德之盛衰法紀之廢興
可以驗政治之得失云為之當否可以占人品
之高下毫釐之少異因以知治忽之懸絕朱子
之錄嘉美於往前乃所以示勸懲於來世憂深
而旨遠愚故曰非僅如所謂便觀覽已也後世
有臣鄰之責者能由是而得朱子之心焉則即
古以鑑今因人而省已天下國家之治其庶幾
矣

李伯生詩集序

豐鎬自昔以才賢著稱今代弘正間騷人韻士
同作共和遂擅詩聲於域中蓋彬彬盛矣流風
遺響引而益長迨嘉靖中余自梁入關與其學
士大夫遊相上下其議論則時聞李伯生多佳
句云伯生者故敘州別駕中澧李公長蕃字也
公幼穎敏絕倫輩博涉經傳弱冠即舉于鄉雅
嗜吟諷才彥推予時俗尚古質人恒以字稱其
詩既屢上南宮無所遇晚乃就仕保州服除改

敘南皆有治績聞值絲蠻寇寇司事者剿撫莫
決屬公勘之出入戎行上下山箐抑抑違所習
遂投傳歸舊居時時拉朋好行謔山澤陶然與
世忘也觸事感物矢口成篇雅不欲炫稿多散
逸越二紀公次子仲材擢賢科令曲沃懼公之
作弗傳迺蒐輯彙萃校刻邑齋而以序屬余余
聞之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
咏歌以言其志之所存耳履亨踐顯之士無所
逆於中有以適於外聲詩所託優游逸豫明其

志之得者多也孤臣羈客懷奇而無所於試抱
策而莫見諸行積其憤懣憂悲之意真若宇宙
之莫可容故其詩多凌夸恣肆若忿懣叫號然
者是皆其情有所滯而性因以移去古作者之
旨遠矣李公負大能而齟齬於時起補遐荒淹
踰四載退耕農畝饘粥僅充人若不能須臾寧
處者今集中諸作和順從容怡愉自得與世之
志不獲伸者燕越懸也是可識公襟坦蕩外
物不入其心矣公嘗論詩謂對時感物而發於

性之自然貴得詩人之意耳奚必鏤刻組織以
為工噫有味哉其言之乎夫二南雅頌豐鎬之
遺音也公生作者之地而又當才賢競秀之時
茹古涵今聲宏未茂是宜得詩人之旨如此哉
且公方在旅食即戎造次不遑而訓誨嗣之
語寄意獨切迺曲沃君蚤樹清標丕振世業廉
平循理仁聞遠揚非祇若公訓而然乎夫既克
績緒以顯親之教復圖彰美以永親之名是父
是子並宜著以傳焉

重刻陽明先生文粹後序

侍御斗城孫公之監豫也省方布度肅法弼違
日孜孜罔暇逸矣間即進諸生談經論道考德
講業終日無怠容諸生亦莫不惕然省躍然興
欣欣然若有所得也公迺曰文詞日競而心身
之學不求是枝葉繁而本實撥矣謂有能生耶
遂刻陽明先生粹言于大梁俾知適從焉刻既
成諸生若珙璧是獲相率告于公公曰甚盛哉
斗城公嘉惠爾多士之仁乎夫學所以致道也

道惟一致學貴得師故的立而射者趨焉途坦
而由者樂焉匪是則茫然求泛然索精神徒敝
其奚能淑哉陽明先生學道之宗也粹言者非
若的與途乎繫昔先生倡道東南英才翕集一
經指授隨質有成故浙粵荆揚之間仁賢彬彬
然盛矣經歷之化獨未逮中州迺今得斗城公
躬示言傳既明且盡復是編刻焉則望而趨出
而由者尚俟他求耶蓋先生之學簡易要約直
究本原編中剖幾析微萃精聚奧又人人易知

易從者爾多士誠奉持服習師保如臨則所以
格其非心致其良知者可勝用哉嗚呼法言要
道統會在心力踐深思為之自我爾多士尚其
懋哉毋忝斗城公嘉惠之仁哉

刻守令懿範後序

代作

侍御仰蘧郤公以隆慶己巳秋奉 明天子詔
莅河東糾察并冀豫雍諸郡國公章憲布度謹
身率先風采峻凝表儀當世凡百有位莫不精
白一心以肅官常矣而公志在下民日孜孜期

保惠而安存之廼進諸長吏於庭命之曰
皇上即位存撫遐邇惠養黎元臨遣使者以六
條課諸君非直以勅法爾也諸君抑皆視治若
家保民若子體仁以長民者乎亦或有務炫耀
奇蹕之近功而忽惻怛拊循之遠畧者耶是豈
惟非 皇上集安中國之意亦非使者之所樂
聞也夫古訓不由于何其訓日者蘇守蔡君纂
輯守令懿範一編擇取品隲最號詳衷諸君其
亦有意否乎諸屬胥拜手曰先民舊服厥有成

績允惟德惟義云者願得顧諟而祇若焉於是
公以授屬吏某既玩味終篇犁然有當於心也
請刻以傳焉刻告成廼諭于衆曰至哉我公之
嘉惠諸屬甚盛舉矣夫惟天惠民作之君使司
牧也惟辟奉天承以郡邑守長俾分而牧焉牧
以養民為義養之云者豈家益而人食之哉竭
節守官道王者之澤以布於下求庶人之瘼以
聞於上焉耳是故保息愛護以寧其居敬教勸
學以成其善儲蓄賑貸以恤其災經理咨詢以

興其利不采華名不規速效仁愛淪浹精意感孚殆若膏澤之潤物不聞其聲和氣之襲人不見其形而民之懽忻瞻殖不期而然矣載稽編中所錄諸賢劑調先後敷政殊科而質行直躬畢誠則一咸於牧養之意不悖也故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非百世守令之師乎邇來吏治類以峭厲相高嚴峻精敏操切辨具鈎撫深隱發擿姦欺使物無遁情部無逋事其光華豈不然哉顧法令滋彰姦偽滋有上下相愚

以避文法視諸賢所舉措君子當自有辨矣甚者驅之若羣羊束之若濕薪則失之愈遠而守令之體愈非矣今宇內雖稱乂安而之蠢動於三關者獨數發軍興制轉餉運輸取盈於河東者獨繁且邸第之常供營伍之月給雲朔燕薊之需郵途廚傳之費其出於吾民之肌膚者未易以數計也地日蕪而賦愈增民日貧而歛愈急田里之間其所係賴於守令以蘇息而生全者豈其微哉公蒿目時艱首舉是編為吾

慎修堂集 卷四 三十四
屬範非昏夜幽居者而明以燭俵俵徑趨者而
指以途耶吾屬誠即前修之軌迹為緒正之章
程則其政而必師其心勉其難而不忽其易庶
幾乎牧養君子之遺風矣公憂勤之志其少慰
哉且公以 天子耳目近臣邦直是司乃循循
然以則古昔善誘人為先務盖有其道不忍私
其身故用訓誨代糾繩欲俾人人得守令之懿
也豈非曲成才傑以康兆民計遠慮深為 國
家建無疆之休者哉然竊聞公筮仕南中庶平

聲實洋溢江東居而民悅去而見思鴻猷茂烈
方膾炙口碑真前無古人矣而雅不以所長自
表亦不以所長律人若無若虛取諸人以為訓
焉樂善之大如之何其可及耶傳曰人之好我
示我周行公之嘉惠諸屬者誠至矣又曰率辭
揆方既有常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公不敏願
與諸長吏胥勗胥規以克對公之明命焉

趙王殿下榮壽詩錄序

歲戊午冬孟七日寔惟 趙王殿下六袞壽辰

也鄴下諸宗暨百執事暨鄉君子莫不欣欣然相慶於是圖所以稱揚而頌禱之相率播諸言從容乎巨篇淵源乎雅什洋洋踰數百章王子成臯王萃為編以示公公惟聲詩之著由人心生也悅慕深則稱揚篤衣被厚則頌禱隆詞發由衷情非飾外自古昔然矣公嘗觀古風人之旨未嘗不竊嘆之焉夫魯侯克明其德敬慎威儀樂泮水修閼宮修在我者也而頌之者曰永錫難老曰如岡如陵至昌大耋艾

眉壽無有害焉淮南王招延賓客各竭才智分作篇章其書至二十餘萬言章施於外極矣然小山鴻秘類荒誕之詞愛君親上之旨無聞焉是非實德為感民愛自孚而頌聲由作也致飾近名徒誇浮靡而民亦莫我親矣君子奚取焉今觀錄中言雖人人殊率根愛標美非偽悅飾情頌而不失之誣祝而不涉於誕其致則一視風人之旨謂非有合哉洪惟我祖宗監古樹封以來輔王室我皇上篤恩

隆禮以時庸展親四十年来 藩國振英聲勵
賢行者即殊恩褒錫而 洪仁渥惠於王特隆
焉公自守官史局則聞王忠誠純篤仁孝著稱
理國數十年民恬習無所擾且雅尚丘索板籍
之富殆甲域中縉紳士夫東西行過是都者必
虛心延見既遊梁以職事朝于邸竊識視 王
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官室器玩畧不顧視間得
詩若文敬誦之微言奇字文約指明韋素以抱
藝名者蓋莫敢望焉迺今又得讀是編其揄揚

盛美率稱不容口蓋不直公所聞所見也所以
獲 聖眷之隆者謂無自哉 王春秋雖及耆
然神完氣定僅若四五十人 成臯王承意養
色罔不用其極諸孫復岐嶷日愉愉然樂也福
履之盛如木方生詎可涯哉公又惟古昔盛時
太師采列國之詩陳于王而觀謂可以稽政齊
化也今編中所載非鄴之詩乎然 聖皇敦睦
之化 藩邦大雅之風可稽焉於治教固有裨
矣是宜輯以傳

重刻西漢書序

西漢書者班孟堅氏作也孟堅以漢承堯運而建帝業馬遷作史記述功德乃編於秦項之間殊乖正統之義且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揚雄劉歆諸家撰續類多褒莽失真迺探纂前紀經緝所聞潛精研思參互考訂始于高祖終于孝平新莽之誅凡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類其世次為十二紀以明帝系八表以記侯王十志以著禮樂政刑七十傳以褒貶人物積二

十餘年而書始成當世學者莫不尊重而諷誦之議者謂其體隱而章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其敘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噫誠一代之信史矣板刻流傳久而磨漫其乃取而新之微言於余以為序余惟傳有之曰經以載道史以載事故世儒惟究心六籍而採玩藝文探討往迹者則於史是稽噫經史分道斯畔矣夫窮經而不達於事則經為虛車作史而不本諸經則事罔取正尚書載帝王致治之道矣

而分州別野正律授時何者非事乎春秋孔子因魯史而修之者也而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何者非道乎是經史之名雖殊而其有裨於道則一也孟堅以良史之才殫二十年之力采諸家之論成一代之典雖未足以上匹春秋而西京之政盡在是矣善可則而惡可懲是豈與道不相涉者哉故觀帝紀則十二君政治之合道與否可知也觀列傳則往哲云為之合道與否可知也觀表志則漢家制度封拜之合道與否可知也

知也噫事與道果異致耶論者率指摘其荒蕪抵忤進退失中以為譏噫是何其舍大逐小掩人之美若是耶君子誠即其書而觀其事由其事而必以道為權衡焉則天下古今之事可一以貫之而作史者之心庶幾可得矣嗚呼是又豈惟讀漢書為然哉

慎修堂集卷之五

河汾亢思謙子益著

序

壽憲伯蹇文塘序

文塘蹇翁致粵東憲節歸巴郡之九年為萬曆
己卯壽六十二矣耳目聰明百體強健僅類四
五十人既謝軒冕拘維神情舒暢日約名流韻
士徜徉於長松白石之間玩弄雲水唱和篇什
城市罕及世慮泊如也是歲二月十五日值翁

誕辰時仲嗣理菴公自皖城陟守平陽再踰年
矣往者丁丑戊寅春屆是期郡公夙戒閭人諸
稱賀及以幣來者慎毋入陟岵南瞻山川修阻
亟欲舉觴上壽道遠莫由也頓首遙祝淵穆遐
思徘徊不能已形為鉅章士林傳誦焉及茲期
公復申前戒於是郡丞南津王公通守三橋鄭
公司理栢峰王公約曰長公啟我以至德示我
以周行誼奚啻同氣若也而翁若翁情豈異哉
且往未克賀以待今也今長公邇奏績期臺使

者錄上治行于公車屢矣簡擢華近特須斯事
耳吾儕頌祝之私惡能自己即長公不聽賀幣
入母亦達之詞以馳獻于太翁乎遂儼然過公
而屬之言公聞在昔穆寧以家法稱於唐其訓
諸子曰君子之事親也養志為大吾志在直道
而已道枉而養豐非吾願也子質贊胥若其訓
迺名竝列於簡編垂休聲於後世云夫承其志
所以樂其心志固未易承而直道尤未易也竊
聞文翁初為司馬郎風猷冠省中大司馬有艱

大務每咨以裁翁守法履正不為媵阿既秉憲
關西仍為忌者中左倅河中遷守清源水陸午
衢民困甚前守類不克終翁汰冗黜浮相宜裒
益務在惠養元元與時休息民用太和迄今頌
翁之德不衰時郡公弱冠連舉高第以任劇更
令祥符祥符諸司竝治所諸司日下其教令百
需庶務取辦須臾公從容剴應事中要機撫疲
節費以綏細民悉若公之治清源汴民戴公真
赤子之念慈母也政既成以諫臣徵時公年未

及格迺擢儀制主事握蘭建禮顯相秩宗文學
蘊藉照耀郎署知公者將大用之矣迺以議典
禮持正不屈忤權貴人遂出僉憲東藩時翁久
在粵父子同時司憲持節南北相望當世以為
榮翁鑒盈盛之戒履止足之分旋解組歸舊山
未幾權貴人嗾言者誣中郡公以飛語謫知平
定州量移南服閱三載乃陟是邦公出治汴之
緒餘以莅之貞介絕俗簡易宜民咨諏隱瘼省
減繇賦摧豪而植弱絀惡而尚賢不為其身不

阿其上躬省約於已播仁義於民功德已無量矣迺河山之間翼翼然向戴公之義欣欣然誦舞公之仁而且曰郡公之福我下民寔太翁之教致然也故欲頌郡公之烈而致介壽無疆之祝者必翁焉先之蓋愛其人而及其所生情非外至理之自然豈一朝夕之致哉夫直道以治躬善政以厚下自昔良臣循吏修此二者故道光宇宙賢哲慕風也翁以直道奮於前雖坎壈而不悔郡公守其道繼於後歷淹抑而不變宜

民善政隨地流聞承志樂心謂寓內有二耶回視前史穆氏父子矐乎後矣今 聖神御極世軌清 有位靖恭正直是與直道之行維其時矣郡公英聲茂實章焯表著於天下深且久邦之司直行於公焉畀奮偉績於盛時傳光輝於來世其所以承翁志樂翁心者信卓乎不可尚也舉觴懽慶特踈節耳奚庸念之深耶三郡侯咸曰是庶幾哉可以廣長公懷親之心矣請書以質正于太翁將吾儕千里之悃誠焉

賀太宰楊虞坡壽序

聖天子御乾之初首 命大師相虞坡楊翁復
位太宰正百工於時天下士莫不欣欣然以邦
治得賢頌 聖主之明越明年夏仲二十四日
為翁初度辰翁春秋六十五矣顏丹髮黥神眸
氣充視聽聰明僅若四五十然者凡士類又莫
不忻忻然以依歸有永慶賢臣之壽也時吾河
東郡侯胡君來貢暨乃僚王君敬以守翁枌榆
邦翁之福履寵綏山若增而高川若增而深也

慶忭倍恒品乃屬公為之詞竊惟自昔天之純
祐國家也欲畀之以明良際會之慶則必錫之
以剛大誠正之英而又綏之以昌熾長永之壽
是以志同於上下之交業廣於悠久之治休光
茂實後有作者莫可尚焉然亦豈能數數見哉
粵稽古昔若周召縉畢數公皆以明德舊臣奮
績文武成康之際或位冢宰師保夾輔王室或
往來廸教保釐東郊其敷歷之久年齡之遐皆
非耳目所習見者噫盛矣哉其在于今天壽平

格保又邦家以媿美前聞則惟楊翁一人而已
 翁弱冠舉進士令于蓋屋咸寧奉法循理迄今
 民思之若新及為司馬郎日坐省署中悉取古
 今兵機邊政講究探研務灼見其樞要遂以才
 畧見推周行邊塞自漁陽上谷以至玉門幾萬
 里矣所至閱險要稽軍實周爰咨諏靡有暇逸
 時或召老校退卒講求我 國初兵威強盛之
 迹盖凡戡亂制勝安國全軍之術包括罔遺受
 知 世廟正位本兵適



山寇



競

肆匪茹公出所素定者而麾之浩然若江出巫
 峽而東馳恢乎若理解之游刃秩乎若繩貫珠
 而乘之也膚功屢奏而社稷永賴焉晉位宰衡
 則惜名器塞倖門黜貪殘振淹抑作忠直之氣
 廣虛受之襟一時士習人才嚮風丕變鹽山三
 原未能或先也至若督學則正身以率士司賦
 則節費以阜民建節西涼則驅內駐之 以靖
 腹心樹久廢之防以固肢體功尤偉焉往者
 困雲中亟 肅皇帝起翁于制俾總六師節鉞

甫臨即潛遁凱旋趨召復狙伺塞垣肅
皇嘉嘆至形於天語云間值讒忌百端危疑殊
甚公蹈道自信執德罔渝卒之天鑒昭回寵
眷彌篤噫諸若此者豈巧力所可至襲取所可
能哉蓋天德常伸之謂剛萬物皆備之謂大中
孚不貳之謂誠守道不回之謂正是皆天之篤
厚乎翁而翁獨全于已者愚嘗竊識視翁而窺
其一二矣剛以主之大以居之誠以立之正以
行之四德兼備動應乎天是以上信其忠士

樂其德中國懷其惠畏其威而錫純嘏享
眉壽為天之所眷命若此也故人見其勳庸之
盛而不知其閱歷之勞人見其壽考之榮而不
知其抑畏之念蓋翁之修諸已者甚詳而其付
諸天者甚約是以天心鑒德非私祐之所以純
祐國家也翁之壽豈直一身一家之慶哉然
載觀抑戒之詩欲惠及朋友庶民矣而繼之曰
子孫繩繩皇矣之詩則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古之聖賢功德加于時而復期垂裕後昆也類

如此翁元嗣大叅君仲嗣進士君季嗣錦衣君
皆忠孝成家以文章事業魁天下其餘諸子若
孫傳經濟美藹藹方興門閥光榮寓內莫京焉
夫公教成於家之盛若此則功施于國謂無所
本耶然公位益進功益崇而抑畏憂勤之心日
益切忠誠精白真與天通天欲祐 國家以無
疆之休則必申錫翁以無疆之慶固知翁之所
享與士類所依以宗者方日進而莫可涯也胡
君曰是固天下之所深願豈為扮愉之私哉遂
書以致祝焉

贈胡子文太史二親偕壽序

代作

予往歲視學江西校南昌士得一卷文采秀發
獨出等夷心甚奇之乃豐城胡子文也遂首拔
為弟子員閱歲再試之遂優以餼廩時子文方
卅角耳目明達神氣靈淑予固知其必遠有所
造也後不數年子文發解于鄉又三年舉進士
上第入讀 中秘書予復謬主教事子文晨夕
居館下執業辨疑疊疊不惰予省其文藝日益

修德器日益邃因以信予知之不失也無何子
文迎二親就養於京邸承顏先志衍衍融融迺
今年尊府中洲君屆六袞四月廿九日其誕辰
也厥母徐孺人六十有二誕辰亦四月廿一日
子文將以其日稱觴為壽先期過予曰杰不類
獲侍門下也久茲值家君壽家君性淳樸孝友
天篤蚤攻舉子業有聲竟數奇無所遇稍仕為
遼藩引禮然非其志也即棄去家居惟讀書課
子不植生計母氏夙有士行如賓敬愛迄今不

衰而壽辰適復相邇杰願夫子錫一言以為壽
觴之榮也予惟父母之於子也莫不欲其有所
樹立而親見其光榮子之於父母也亦莫不願
其壽考康寧以享其榮養是二者相須恒殷而
其相值者恒踈也故曾子為吏祿不及釜而心
欣欣毛義捧郡檄而喜動顏色誠以榮顯匪可
力求而養逮其親者斯貴也子文甫弱冠即袞
然為多士先茲復為天子文學近臣二親年
甫及耆精神強駛受介福于天家將來者方始

慎修堂集 卷五 九
也可謂榮且慶矣然予夙所期乎子文之榮者
不啻是足也夫草木之榮雨露之滋也臣子之
榮君上之澤也子文今日之榮亦嘗思之否
耶思而得之則所以圖報厥榮當自有不能已
矣圖報不能已則樹茂烈於當時垂休光於未
祀而所以為父母榮者豈惟今日已哉夫懋績
以為報者忠孝之大也責難以相規者相知之
深者也予知子文舊矣故不以頌而以規

壽艾母高孺人七袞序

太孺人者予郡司理實齋艾公之母前節判其
州公之配也自實齋公莅晉予得從之游乃
習聞太孺人云初節判居州時守某者饕餮圍
奪縱恣椎埋民重足屏息莫敢吐一辭公時
時有所規掾間取其悖橫甚者欲其緒正之守
陽謝而心銜公抵舍嘆息廢寢食太孺人請
得其由乃進曰仕以惠民以達志也今民殘而
援莫可施志抑而行莫可見與其憤懣而無濟
於人孰若隱約而有獲於已耶公起而笑曰

有是哉遂移疾乞歸時監司習知公賢慰留周
至竟不能奪公歸僅數月而守被逮治時論莫
不賢智太孺人焉艾風為上郡鼎族及公弟
司徒居麓公大用於時勲闕家聲遂震耀宇內
而太孺人獨兢兢于儉素不作貴家態實齋公
雖理予郡然全晉之刑獄財賦兵戎諸鉅大務
臺使者悉委重而仰成每出行縣必歷數月而
後返未及旬復促促戒行李出矣太孺人即扃
戶楗關率數日始一啟入蔬數束而已實齋公

時以梁肉進輒喟然曰養不必豐惟其孝利雖
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聞其語矣汝
能為昔賢吾顧不能為昔賢母耶實齋公晨起
聽民詞率日中昃不暇食夜燭治官書時或達
曙焉窮山巖邑轍迹殆周考問民俗采繹風謠
得其所疾苦若饑渴在躬汲汲然欲其去我也
身持儉素示諸邑先仍為之汰非正之供罷踰
制之役正侵漁之刑務在與民休息生養而安
全之其治獄也不尚刑威不事鈎撫惟冀以得

其情寃嫌久訟累政所不能平者率為探析其
隱微俾得以自表白所全活者難以千百計也
故獄有未易明者必相率籲於上曰願下艾使
君理雖死無所憾其自外歸太孺人必以治蹟
詢及聞所平反多興革當即大喜飲食為加實
齋公精白修正絕迹殊尤糲食布衣與韋素無
少異其惠慈明慎蓋已覃被於冀并矣而太孺
人猶訓教之若此賢母令子域中有二耶今年
太孺人壽躋七十月二十九日寔惟誕辰

實齋公同寅兩山孫公暘谷李公少微邊公慶
太孺人眉壽之宜德美之備而又嘉樂實齋公
壽母之多祉也於是徵詞於公以為稱觴祝焉
公惟詩書之言女德尚矣淑媛著相夫之美賢
母隆教家之道視修齊君子其徽美未始殊也
故王霸感妻語而嘉遁終身雋不疑承母訓而
名迹表著然二母者特專其一美耳乃太孺人
贊公以識微早退則身潔名完敕實齋公以
導利行仁則政成惠溥婦德母儀比崇並美雖

詩書所稱奚讓焉自昔君子之壽其親也食貧則甘菽水之懽行義則樹顯揚之烈故仲由感負米而興懷太真忍絕裾而行邁蓋事值時殊情由勢格也乃若秦之達晉僅隔一河實齋公躬御板輿奉親宦舍入則晨昏奉顏色上旨甘太孺人神舒意適康寧矍鑠蓋善養而不專以祿志養而不徒以味者矣出則奉慈訓拯民艱善政祥刑頌聲洋溢咸曰使君之生我惠我實太孺人慈訓之致也是榮親而不俟文采之華

尊親而不必名爵之重者矣夫太孺人之所以基其壽實齋公所以壽其親率卓絕章明如此是雖稱千百觴亦奚能悉數其盛美哉然三郡公之於實齋公相與也以道相成也以義其視太孺人之躋遐齡介繁祉也猶夫在其親也其樂於稱觴以致頌祝者固其道義之至情也是誠惡可已哉然予竊聞之天道猶張弓而其所祐者順也公躬修潛德甫仕而卷懷未及大厥施實齋公正直靖恭聚百順以悅親錫厥類

慎修堂集 卷五 十三
而不匱是皆天道之所祐者然則太孺人期頤
遐算固可坐而致矣垂裕之慶未可涯也鄙人
不佞請書以徵之焉

壽趙藩左相徐濤山序

代左轄董
右坡作

濤山徐公謝趙藩左相歸博野之
年為萬曆
甲戌壽六十六矣耳目精朗步履康強僅類四
五十人十一月二十三日為誕辰冢嗣及川君
方右轄三晉欲奉觴稱壽悅然山川之阻修也
迺陟岵瞻雲稽首遙拜而念慕之切心不遑安

時二三僚友切劘規勸相得甚驩不啻同氣若
也樂公之壽而康欲洗腆躬賀而末由情豈及
川君異哉僉以某與及川君舉制科為同榜今
居晉為同官宜摠情於詞以致祝頌焉某聞之
傳曰君子之孝養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故養以
志為大色與口體若非所先焉而親之於子也
奚必其周旋膝下鞠跽希鞶而後為快哉委躬
王室戮力四方雖有離思親心樂矣公早薦於
鄉試於銓卿褒然為舉首授職耀州以政善聞

乃移治劇於光所至摧挫豪強雖權家世族不
少假而於田里細民卯翼扶導惟恐或傷蓋公
坦率真誠慙直耻文飾居官行法不事媵阿必
行已志故所居民愛而梗化者以禁其邪罔莫
能逞恒欲甘心焉歸自王藩怡然自得若倦者
息病者起久旅之旋舊都也夫公蘊藉忠誠敷
施剛果豈不欲以直道而行於天下國家哉顧
時之不然事之或謬乃舉其志而盡委於及川
君期以措之天下國家也及川君祇服父事率

履不違明刑濟南郎署司馬譽望冠一時簡進
封部大夫精白激印卓然無所倚坐是不得久
居內出而叅知關西閱歲乃得再晉今秩焉昔
穆寧以家法高於唐每誡其子曰吾聞君子之
事親養志為大吾志在直道而已子贊輩率若
其言傳史者稱其質直不奪如寒松倚巖千丈
勁節稱贊輩曰迹參時傑氣爽人文今視公父
子謂古今人異耶夫君子修身砥行非以釣名
也抗節殫勞非以干寵也要在裨益王室潤澤

生民以承親志樂親心耳及川君今茲之所建
樹已章焯於海內如此公心之慰何如哉庭闈
非邇燕晉非遙也竊聞公自投閒無膺於其責
無任於其憂日往來田園山水間熙熙樂也而
元孫聯芳復弱冠領賢書溫恭勵學大對指期
諸子及孫濟濟然穎脫膠序衣冠美盛甲於畿
南而所以侍顏色修旨士以奉養公者復甚備
也夫燕翼乎子而子克承貽厥於孫而孫克引
且志養色養具舉而不遺焉天下之所謂至樂

而不可必得者公兼而有之矣樂則神日以怡
情日以暢耄耋期頤之慶茲非其始耶然及川
君聲實邳隆 帝心簡在入司鼎軸而位巖廊
即須臾事矣博野去都亭僅數舍安車迎公再
宿可至則朝夕侍側上壽稱觴夫固可計期俟
者三晉奚能為遠耶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又曰令德壽豈萬福攸同請以是致祝頌之誠
焉

壽從叔竹溪七袞序

余從叔竹溪公之旋自淮揚蓋乙亥冬十月也
明年公壽屆七袞六月三日寔惟誕辰凡吾宗
長少率欣欣相慶圖所以效頌祝之私而姻鄰
交游若某某欲公有言以為賀公之旅于淮以
事齟也夫我國家齟政之立募商輸芟粟於
邊圉給符畀徵齟於淮揚周防曲制法莫良於
是矣予邑以去諸邊非遙業是者十室而或四
五焉世久法更背馳初制懷資策良者奔走南
北無已時且淹曆歲月莫可竟緒而南土饒沃

紛華盛麗之悅日滿於前志適情遷躑而忘迓
者比比也公自蚤歲承先世之澤即往來淮楚
間然間數歲率一歸省母訓子未始久淹也迺
者仲子思禮舉鄉薦上南宮遂趨淮迎公而季
子思和亦由膠序入南雍至公欣然曰兒輩皆
克有樹立吾奚以旅為乃舉所業付諸和而戒
行李挈童僕別諸常所往來者泝淮汴陟太行
旋軫於吾土之舊居族姻鄰比懽躍將迎而鄉
邑見聞莫不稱傳以為耳目所僅接也夫膂力

方剛則經營四方以恢弘前人之烈規條有秩
則慎簡所畀以永貽燕翼之傳出入惟時後先
不紊公之識誠匪夷所思哉公容色舒暢步履
康強僅類五十許人時公伯兄雲泉公謝沐尹
而歸二紀餘矣年加公者十而矍鑠壯健較公
不殊每風日和美則二公或婆娑中庭或徘徊
別野冠裳檐偉賓從紛輪雍雍而談衍衍而宴
龐眉鶴髮輝映寰區而二公之子及諸孫十有
八人服綵衣奉几杖者咸環侍左右見者輒驚

詫不曰此人世之仙真則曰此 明時之上瑞
咨嘆慕豔若有所不及誠盛矣哉然竹溪公元
配碩人張庚與公同而生辰差後神彩和粹與
公如一焉豈不尤異耶夫公福履之盛人固曰
天之所佑也然天之所佑者順豈偶獲哉公忠
信朴茂性植自天居常口不談人過不為一誕
詞撫世酬物渾無城府機械真誠樂易人至於
不忍欺疑重寡狎昵當四筵合座囂聲盈耳公
嘿然中處若不能言者徐出一語輒中肯綮而

不煩早嘗捐粟賑饑受爵公家乃緘鑰衣帶未始或御悃悞長厚公行誠順乎天矣是固宜錫之繁祉若斯也然公考典膳公質直敦義鄉人有不能決者必就公質平嘗建二亭於閩中以蔭行旅設茗飲於長途以濟道渴其慷慨樂施與類如此蓋所培植者遠也今思禮績學縟文行將對大廷服官政則貤封褒錫以榮公者將須臾至矣公福履之盛方興未艾也庸言之俟後徵焉

壽誥封太淑人王母序

王母太淑人劉者先貴竹藩叅再贈副都御史灤川翁之配今吾郡司理栢峯公之母也劉世為齊魯閥閱族太淑人歸翁時尚為邑諸生窘甚太淑人躬勤紡織佐篝燈誦讀資嘉靖辛丑翁舉進士授計部郎有恒祿太淑人初封安人日駸駸貴顯矣迺儉勤未少殊都憲翁之補貴太淑人請俱行時時進曰君母謂南中遠母鄙夷其人民為國家綏徠安輯樹鴻烈於明

時斯純臣績也時地方多梗云會肅皇帝
鼎建朝堂需巨材急材故多貴產然窟窟險絕
人跡罕及故故善匿材莫可得諸僚憚其艱詭
詞規免翁獨奮然曰夫仕者身歸於君則家付
於忘矧吾家有寄耶躬部吏士深入林箐調知
木所直造其下諸言言服競以木售公厚其直
軫其勞芟居露宿幾再年所木悉抵司空堅且
良天子嘉翁績恩寵光大焉時諸子尚少
太淑人日取經子諸書督之曰是而父所誦習

也諸孫方離髫髻亦肅之就外傳凜乎課成之
不數年長嗣入太學今封禮部郎中仲嗣舉
壬戌進士今以大中丞持節撫全楚叔子舉于
鄉今為大名郡丞季子恩選上國學次即吾郡
司理公舉丁丑進士又少者邑廩生諸孫十九
人舉進士者三舉于鄉者一以恩敘者一廩
膠庠者四其治經義者濟濟盈庭曾孫三人方
來者未涯也猗與盛哉往歲適壽期中丞公尹
京弟姪監司長郡邑胥奉安車欲迎賀宦所太

淑人曰身老幸安里居寧能逐子孫四征耶悉
謝遣無所適士論愈豔其榮今年太淑人壽七
十八高矣而耳目聰明手足健利視壯者或踰
之四月十日寔惟誕辰栢峯公以明刑并冀不
獲舉觴稱慶陟岵東望瞻戀凝神郡丞南津王
公別駕三橋鄭公徵言於公致遙祝焉公始通
朝籍則聞都憲翁居守雲內仁惠宜民愛慕若
慈母既而侍公於都亭溫恭凝重粹然有道仁
人也私心嚮往之嗣叨乏東藩則聞太淑人所

以訓誨諸子若孫之詳於人人未始不竊嘆以
是二人者寓內所僅見也夫都憲公仁聲孚惠
垂裕後昆宜矣然微太淑人拮据壺政俾無內
顧憂則奚能忘身一意以底績於王家諸子
若孫天挺明德岐嶷夙達信矣然微太淑人正
內閑家義方式穀則奚由志寧行立以展采於
中外且清約端方率循先德勤勞奮勵愈振芳
聲拊循樹安攘之勳人牧振循良之譽司刑嚴
冰玉之介秉憲凜風裁之持而鴻材茂彥超邁

等倫者方踵武嗣興至若高科擅奕世之奇又
振古所未有者徃代若王謝崔盧裴李韓呂諸
鼎族其賢稱偉績詎足擬倫哉夫天樞奠而後
二曜五緯貞其明地維立而後千巖萬壑呈其
秀太淑人聖善種德克開後人是宜才賢迭見
通顯彬彬若是哉然太淑人抑畏傲惕不啻寒
素時栢峯公之來吾郡則戒曰司刑寄一路之
命寧晦其明以求生毋炫而明以索隱也公奉
教弗少違凡經訊鞫者胥自幸無所苦既而曰

聞使君之德我乃太淑人之訓致然也輒舉手
加額願太淑人介福無疆焉夫奉觴上壽者慶
祝之恒文澤物洗冤者子臣之偉節慎刑而對
羣情俾頌子德者歸母恩親心謂不悅耶輿情
愜仁聞昭矣親心悅百順聚矣仁昭順聚太和
薰洽禔福愈隆太淑人壽祉與川岳俱長榮光
燭奎壁宣朗矣奚必侍酒席前而斯為懽耶
不文然衣被於栢峯公之政深且久承二郡公
之意樂誦說世德之美以章示邇遐俾忻慕愛

樂者頌祝亦同焉

壽沈仲龐二親偕壽序

海寧坦齋沈公早以明經遊太學既廼簿淮之
贛榆屬廉潔勤撫字邑民翕然懽戴監司亦禮
遇特加甫再年投劾乞歸時尹某素重公力請
留公曰夫仕所以見諸行也溺而不返奚俟哉
既歸舊隱日惟治農訓子蕭然無外慕歲癸卯
冢子淳仲龐舉于鄉公語之曰學以古哲為期
所當為者未止此也督課日孜孜不少怠今年

春仲龐試南宮予得其文甚奇之比來謁恂恂
若訥無德色無惰容間叩其所自則知公之教
然也需次銓曹名列可內秩廼節推建寧或意
其有不能夷者仲龐獨欣欣然過余曰家大人
今屆六袞母亦五十有八淳違也父旦夕圖所
以承懽者茲幸仕于建道出吾家由是得率諸
弟及子若姪奉卮酒為二親壽斯天下之至樂
也三旌之貴未足云易矧內外崇卑間耶既辱
子知願得一言持以悅吾親焉予已雅慕公復

聞茲語廼颺言曰有是哉沈公身教之端仲龐
奉教之謹也夫中世之士以宦為家盱豫冥升
驅之有未始去者比其歸也炫奇鬪靡日以聲
利相高寡廉鮮耻俗不長厚也久矣疇若公仕
僅再朞年甫強仕而超然嘉遁鳳舉鴻飛歸復
檢身砥行訓子自躬誠耳目所僅見者所謂可
用為儀非耶仲龐榮進在前懷親獨切真知所
先後克若公之訓矣宮錦南征稱觴膝下而公
及孺人福履方隆孫子繩繩象賢世美噫為壽

而若此榮誠罕儷哉然予於仲龐猶竊有告焉
夫父母懷慈仁之愛以育成其子子必修忠孝
之業以榮悅其親故韓父索杖於疑獄之對雋
母加食於平反之多古賢父母之求乎子者類
如此也建為閩雄郡司刑者民之生命繫焉仲
龐往矣其亦思所以榮悅乎親否耶仁以宅心
恕以盡物明以燭幽敏以遠害剛毅以求平而
哀矜惻怛之意尤疊疊焉則祥刑四達而冤民
可無矣俾建人咸曰吾之郡推古之循吏也又

曰吾之循吏迺父若母之教成之也嗣是而秩
彌臚則業彌修惠澤流於無窮斯公及孺人聲
光垂於不朽矣是則壽親之榮且久者也仲龐
其以予言為然否耶

壽凌真卿二親偕壽序

海陵凌君真卿既舉進士試政中臺介其同年
予門人史君德龍過予曰某不類賴父母之教
以有今日絲毫皆父母之賜也吾父明年屆六
十母六十則今年矣晨夕思所以稱觴為壽願

初籍朝簪未能爾願子有言將走使持歸冀親
心一悅焉予甚偉其意諾之迺冬十月凌君授
令永豐復過予曰向也吾以官政始維欲歸壽
親而不可得今叨令西江吾家便途也行將與
諸子弟躬奉杯酒為二親懽區區之願獲矣子
能終靳一言耶予聞之喟然嘆曰嗟嗟凌君有
是哉夫自科目制隆萃豪傑而奔走之恒汲汲
於不得焉憂及其得也則不啻足矣比登除目
率擬華階一領外符戚戚嘆惋者多矣君獨得

之也不色喜而惟以遠父母為已憂外之也不
色慍而惟以得壽父母為已樂豈不真知輕重
大丈夫哉凌君感然曰是豈某之能耶寔惟吾
父母之教而日孜孜耳予曰教可得聞乎凌君
曰吾父方早歲值家事稍落即拮据立門戶婚
嫁諸同氣母脫簪珥相其貲無難色迄分異田
廬輒取救惡者租賦之供時復以已有輸之晚
謝家務結六七老人為耆年社自號西橋主人
一切世味澹如也訓某兄弟甚嚴肅每曰學以

倫理為先詞章榮顯特緒餘耳母時申父誠至
躬膏膳以資講讀吾恒顧諟嚴訓將弗若是慙
也敢曰能之耶予曰昔人有云見其子可以占
其父子固於君得之矣今聞凌公教乃知君之
賢有自而又以知凌公之福澤方隆也夫淳漓
朴散聲利汨人友愛之義不修刑于之化日泯
家庭或為
越門祚由以衰微弊非一日也凌
公植則于閨門和樂于兄弟端教于義方而淳
龐朴茂之懿復足以淑頽風迓澆俗即耳目所

睹記誠十一於千百矣夫膏沃者其發必光器
宏者其受必大固知公期頤之躋弗祉之綏蓋
有未易涯者予叨史氏後他日尚當載筆為公
紀焉

壽憲僉李嵩渚七袞序

自昔為天下國家者曷嘗不汲汲仁賢以圖化
理哉然才難之嘆隆古已然拊髀興思臨朝太
息真若天生人才不足以供一代之用者遐觀
削弱之世四分五割之邦才率未嘗乏矧全盛

時乎有矣而人莫之知知矣而弗當其用用之
而弗盡其才文義之所牽拘衆口之所銷毀才
得以自見者恒艱也執簡而臨之曰無才豈其
然耶往讀童太史志沔陽守嵩渚李公語益益
嘆之云公莅沔六年揀災築防布德施惠遺愛
在民甚深擢僉晉臬以文學飭吏治風裁震一
時今諸生故老能言公政者甚衆也廼才高致
忌以強壯歸丘樊遂踰三十年矣是歲春秋甫
七十容少髮黝步履輕捷類方五六十人予蚤

慕公名既遊梁每過公考圖書語道理數既往
之迹豫方來之宜公一一有成畫出其緒餘聽
之靡靡令人犁然心暢誠使今試諸行如昔人
云出正詞而當諸侯決嫌疑而定猶豫謂無所
濟耶季冬廿又八日寔公誕辰省臺諸大夫欲
為公壽也徵言於予予惟荆山之璞弗和氏焉
遭則韞石之輝愈然而不可掩鞭楠梓杞之
產非所以捧明堂榦總章乎匠石弗過則挺獨
秀於氷崖雪霰之間耳公抱道含章厥施未究

卷懷既早即閉門掃軌以著述自娛探討化原
表章賢範大篇短什膈臆肆陳其指數千其言
數萬雄深閎放縝密謹嚴若駕乘旦而騁康莊
若奏金石而破羣響又若河流東注浩浩乎而
莫可窮也噫盛矣哉使公躋顯融茂聲譽詎若
觀昭曠之原垂不朽之業如荆璞之流輝蟠木
之獨秀以鳴我國家文治之盛耶公又嘗為
予言在沔時三疏請免田租賑流徙所全活殆
萬人復疏論沔得不隸漢陽民免困頓煩擾之

苦噫遠猷隱德在彼民者豈其微哉王賀曰活
千人有封子孫公後其興手爰書以俟之

賀張靜軒耆壽序

靜軒張公蚤承先志懷資旅次於淮海燕秦之
間者踰二十年勤勞周至家日以克里閑嘖嘖
然交稱其能予時意公壯年氣盛往而未息者
也及予投閒林樾則公先已宴息家庭以諸務
付子優游晦處名其所居之室曰靜軒示不復
為四方之舉云余心迺奇公進而知節盈而克

持誠非常見哉今年壽六十矣十二月十七日
寔惟誕辰姻舊暨子姓胥介予弟子嘉徵文為
公賀媿余非能文者然觀公名軒之義則竊識
公自得其所以能壽之道矣蓋陰陽之運雖互
為根而靜者誠之復實動之主也故翕矣以肇
散闔矣而始闢天地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昔者
聖人俯仰遠近觀取莫窮通神明之德類萬物
之情矣而其繫易之辭也曰艮其背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噫天下之理豈復有加於此

哉上焉者得其全則可以立人極而成位乎中
未至而修乎是則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張公以
靜名其居謂非志於是而欲修之者乎頃時習
尚動目靜為迂而居積豐大者尤甚馳逐乎東
西陸沉於道路心欲矜勢能之榮口欲窮芻豢
之味耳目欲窮聲色之好若水之趨下日夜無
休時任其智竭其力熙熙攘攘必期得所欲而
後止卒之獲如其期者恒寡母亦或有司之者
存而非徒憧憧往來事紛擾者之可以力得耶

張公自貴丘園不犯霜露不行異邑不窺官寺
不近危機而雍容都雅享有高蹈之義恭讓無
競餘裕素封之樂今壽雖及耆而神氣和暢膚
體充盈僅若四五十人對客延賓危坐肅容終
日無怠色少壯者類以為莫可及謂非有得靜
而然耶二子伯曰翀居邸第甥館得封儀賓然
折節謹約渾無遊閑靡麗之習朴茂習事賈遊
郡國若公少時衆不知其有祿秩之在躬也仲
曰翰為邑諸生誦習杜門人罕識其面發為文

辭粲如也而嘿然若不勝衣此其志不在小矣夫公以靜之道淑其身復以訓誨其子子式似之焉公之靜豈一朝一夕之至哉傳曰靜而有常故壽又曰世德作求夫靜以樹德德而克世公之福履未可涯也余知公也爰樂為之道焉

賀亢原溪七袞壽序

原溪亢公之謝長清而歸也時春秋方強盛迺雅志丘樊飄然物外既而闢地為園於新城之東雜蒔花卉修篁高樹豐草清渠水聲潺湲旋

出堦砌若幽谷長林間也前構書屋數楹羣諸子若孫樂育其中延禮名儒為之模範日躬臨督課之居無何諸子爭自磨濯競蜚聲場屋公日陶陶然自樂其所存視一切紛華綺麗之觀不少入其心也是歲壽七十矣八月望後寔惟誕辰里中諸耆舊若西汾張公龍田周公龍泉劉公予從叔雲泉公偕予往賀焉時公以子姓振振先世舊廬居不足容也方為裕後之堂是月適落成庭宇靚深祀序崇整華而不侈朴而

慎修堂集 卷五 三三
有章公降階肅容步履輕蹇黃髮渥容完神遠
視容有五六十者咸矚乎其後焉諸子若孫或
肅拜上卮或忭慶稱壽或拱立俟命或奔走後
先者凡十有 人壻氏有六半為弟子員觴政
既行賓主懽洽龍田諸公胥謂予曰吾邑里以
壽祝為禮先姻舊之交吾鄙預是舉凡幾矣福
履之全未見若原溪公今日如是其盛者且公
自六十迄今茲懸弧之旦吾鄙為是舉凡幾矣
岡陵之祝未有發之篇章以悉其情者殆有俟

於先生耶公曰予詞也蕪曷能揚公諸福之備
然締交也久庶幾有以窺公介福之由乎公蚤
居膠序穎敏有雋稱及遊國學所與交盡海內
聞人人亦樂與之遊上下其論議也故聞見日
益博器識日益闔返息庭闈間綜家政修舉先
業裒益物宜家遂以饒裕聞然持守制節日恐
稍踰矩度久而乃就試銓曹名在高等授貳長
清長清東藩善地尹位值久虛公縮章再歲厲
羔羊之節矚然無所滌復悉心經畫邑政秩然

雖值午衢無逋賦無滯節無廢政監司部使者
交與其賢移檄表異者比比遷擢可須臾至矣
而公厭苦塵囂堅求解組所司挽留之莫可能
噫若公之素履豈人所易易及哉故邑里之間
見公之康強繁祉也而不知其平生持守之畏
見公之身安逸樂也而不知其往昔堅立之勞
見公之子孫多賢而逢吉也而不知其夙夜訓
誨薰陶之周且至公之所以致此者豈易易哉
然公豈以已至此而少自肆耶每向予曰憶昔

始勝冠習見里中諸長老退然若懦訥然若愚
惟魯不文誠慤無偽出而乘堅策肥者寡也胡
今不或然我欲不使後人迷能無裨我乎予曰
存誠以化謾秉讓以明禮躬約以去浮是固公
之素所律已而閑家者胡過為是虞耶噫茲可
以識公抑畏之懷矣夫小心翼翼所以事天也
不違乎天天斯佑之矣由是而大耋而期頤可
坐致者公之福履詎惟是耶諸耆舊咸曰頌祝
而必原其由揚厲而必稽其素是固公之素所

自壽而吾鄙所以壽公也請筆之而致贈焉

壽郡伯胡順菴序

昔黃次公守潁川溫良明察力行教化而後誅
罰務在成就安全長吏而於廉丞則曰善助之
毋失賢者意薛顛君為左馮翊賞罰明用法平
而必行得諸邑善狀則移書勞之曰屬縣有賢
侯馮翊得垂手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長吏莫
不喜戴受命焉公每讀其書未始不嘆西京循
吏重長人之寄以奠蒸民之生其宅心若是其

忠而婉也夫大君畫百里之地而為縣縣樹之
令環四境之蒸聚胥匡以生焉復畫數十縣以
為郡郡樹之守環數十城之長吏咸依以立焉
故曰郡者羣也所以羣乎縣縣者懸也非以懸
麗于郡耶是大君聯屬天下以成治功意深遠
矣故端之軌度布之條章敷之文告日孜孜然
欲屬邑之咸底于理者郡之良也持循其矩矱
整齊其法紀和輯其人民日惴惴然期率履乎
郡而不違者縣之善也郡良矣而縣或否導之

則可從警之則可喻怙終者則可使毋亂吾治
焉縣善矣而或莫值郡之良則行高而或我忌
政異而或我疑形阻力撓陽予陰摧縣有莫得
為其善者矣夫惟純臣廉吏則崇教養善敷惠
作人忘己之有而欲人之同樂人之善而若已
之有於賢者則明揚之務益顯其名未及者則
輔翼之務以勉其進期俾吾治無不理之縣無
不安之民心斯慰焉是非合人已忘物我之君
子能與於斯耶若吾郡伯順菴胡公蓋誠其人

矣公廉正居身溫良接下修起蕪廢振剔網維
頒布規條革奢崇嗇士庶翕然從欲矣會率屬
上計 闕庭 天子方銳情政理察公治行為
天下先 召對 內朝 寵賚蕃庶以風示萬
邦復 面奉 綸音俾歸勵庶職焉公旋自都
亭適諸邑新令後先懷綬至公祇布 堯言勉
奮臣績而太平令武君成獨慨然曰 聖天子
之俯察吏治也若此賢師帥之對揚 休命也
若此是訓是行是則是效成曷敢不虔於是宣

明 詔令搜恤民瘼而凡郡之誕章其事罔不
謹修而備舉焉未數月邑以治稱公熟識武君
之心誠於政政宜於民允矣縣之善也日以武
君之善狀白於監司上於部使者部使者即以
胡公之言薦武君於 朝武君過公曰成初試
守官即被遇胡公不世之知顧成未獲所以為
報也願發鄙衷為之詞可乎公聞之傳曰士以
知己伸然知己未易遭而知人尤未易也夫所
謂知者豈行成政立稱賞同聲之云哉聽之于

未聞察之於未著而鑒其神智識其謨猷者斯
天下真知也君至邑未幾胡公即得君之心展
也匪夷之哲矣夫奇若淮陰非蕭公則奚由以
進智若孺子非魏倩則曷以自明蓋乘時而揚
英俊者良臣之偉烈也感知而圖報稱者哲士
之盛心也克報知已斯克報 國家矣然胡公
豈直知人明哉議道自己而職業功緒望人以
可能鼓舞提撕俾諸屬交勉以並進不阻其氣
而不撓其施奚翅明師之育髦士然者是宜君

性仙堂集 卷五 三
之卓有樹立其速若茲也視黃薛二公作人之
盛謂異世有軒輊耶今歲三月值胡公誕辰武
君感公之知欲公有言以為賀公聞公先期示
謝預戒閹人毋聽賀客入曰未可也頃武君薦
疏既揚而公值三載奏績期陟明匪遠矣發武
君之意茲惟其時哉夫令修其職非以上援也
而郡灼見其賢郡揚其善非以下私也而部使
者上達其績郡也邑也相與以道德相成以事
功非古之道乎古昔述作人之烈者必詠壽考

之隆美邦家之基者必效無疆之祝然則奉觴
再拜上千百歲壽以稱頌知己之德者固古之
道今之宜也喜而為敘致共祝之私云

壽從叔雲泉八袞序

傳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未有遺年者蓋尊
高年所以厚風俗而敦孝弟也故興道致理必
用是先焉吾平陽承唐虞之遺化稱壽之典特
隆自五六十以至百齡每值成數必舉之而七
十八十為尤盛余從叔雲泉翁今歲壽八十矣

十一月二十日為誕辰族人姻鄙方圖稱觴以
為慶公先期走使致謝曰予筋力非昔不能與
賓客相周旋也至日飭闔人杜門不聽賀者入
廼西汾張翁原溪亢翁及翁弟竹溪翁予深山
兄咸語余曰獻酌揖遜誠不可以為翁勞矣而
摛文頌禱詎可以翁辭而止耶予曰誠然哉公
惟隆古盛時民庶熙熙咸登壽域然八十者見
亦罕焉禮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十
復二算曰八十不俟朝而又食則常珍月必致

膳杖入于朝優奉之有如此者使八十者而易
得也古昔聖王制典豈宜致重若是哉且公竊
聞翁蚤歲苦孱弱既廼究心於軒岐諸家言得
其旨要今耳目聰明步履強健與四五十者不
殊時偕同社四五公討勝探奇山巔水澁或笑
言歌詠或琴奕壺觴諸老冠裳整肅儀矩安舒
每集則邑里隨觀嘖嘖嘆賞以為洛社猶存香
山復起也且孫子滿前田廬衍溢出入俯仰舉
無係累于心夫體健則和朋聚則樂昌則永

資裕則適是皆恒情所胥願而未易一值者也
翁廼有而兼焉福履若茲睹聞希曠詎宜無賀
耶夫福履之盛天眷之隆也然天之眷公豈偶
致哉翁之自沭陽陟汝邸也汝安王雅重翁
當途諸大夫交口稱翁賢時月稍需敘轉可坐
致且年甫踰知命而翁獨以太夫人春秋高謁
告省覲遂依依不忍去左右竟致為臣可不謂
孝乎沭瘠邑也翁莅疲民撫摩煦嫗撫楚不忍
加民遂相安而宜之可不謂仁乎翁素不能飲

然雅好賓客高軒時過必投轄為懽雖窮晝夜
無倦容可不謂恭乎督課減獲盡力農畝晨興
夜寐希有寧居時可不謂勤乎禮遇卑幼若恐
或傷傭衆或匪誠亦不深咎可不謂慈乎夫孝
德之基也仁德之地也恭德之柄也勤德之本
也慈德之輿也善積於基祥發於地行成於柄
業裕於本人附於輿五德備具天眷之所由隆
也豈偶致哉然公每省候則見翁日乾乾惴惴
恐或涉於怠荒是翁德之樹也日益以盛夫德

日益盛斯天之眷也日益隆由是而九十而期
頤若持券以取然者而姻族之頌禱方源源未
艾也詎惟今茲之賀耶往歲丙寅翁屆七袞
綴詞致祝預期茲舉而今果爾言豈敢為誕
哉於是諸客融融然稱觴以致慶翁亦欣然
舉觴弗克辭焉

慎修堂集卷之五

